

# 一部崭新的“马溪词典”

——读林莉长诗集《跟着河流回家》 □刘大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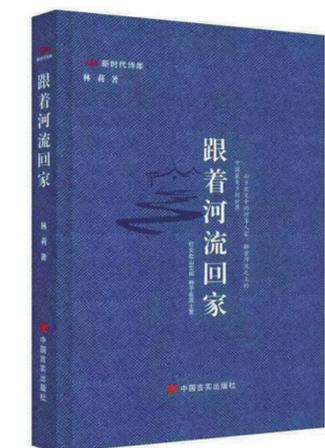
自马林诺夫斯基完成《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后，田野调查开始成为文化人类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长期参与观察特定时空内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详细记录“他者”生活的细节来探寻地域文化、人的生存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后，田野调查被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所沿用，作家阿来的《瞻对》、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是基于田野调查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诚然，“非虚构”的写作与田野调查密不可分，然而将此种方法与诗歌写作结合起来，多少有些难度。诗歌具有跳跃性和想象化的艺术特征，而田野调查更注重具体的生活原貌，如何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显然对写作者的“四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入选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跟着河流回家》无疑是一部彰显诗人扎实的田野作业能力和出色的长诗结构能力的作品集。诗人林莉在“后记”中明言：“从开始前期准备到实地采写再到创作，前后历经了七年的时间。”仅从时间角度考量，诗人的写作态度专注而严谨，从选题调研到落笔创作，再到打磨润饰，每一个步骤都不曾遗漏，最终呈现的文本效果与那些卷帙厚重的长篇“非虚构”并无二致。帕慕克认为，小说家的作品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主要凭借写作者的耐力。相信长诗写作同样如此。笔者特别留意了《跟着河流回家》中的每个篇章，看作者是否存在因“耐力不足”而有草草收尾的可能。通读全诗，令人欣赏的是，诗人用极强的耐力保证了作品诗意与写实兼容的艺术品格，整个写作过程中不仅耐力十足，而且在面对一条河、一座山时，不断有新鲜的发现和明媚的畅想：“星垂四野，忽闻蛙声/风吹着高岗、大河//打渔人藏好网和船/农耕机播种谷物//多么热烈——/语言不能创造的无字长卷//又如此沉默/山河寂寂，顿生鲲鹏之心”。《无题》

在结构设置上，《跟着河流回家》从序曲、风物、众生、节气、田园、大河六个篇章

着墨，内容涵盖了马溪村史、风物传统、众生群像、农事节气、田园日常和自然生态等诸多方面，犹如一条珠链，随着马溪的奔涌向前，一幅山乡巨变画卷徐徐展开。在“序曲”中，诗人通过对河源的追溯，让马溪这座崖壁上的村庄水墨般映现出来：“青砖黑瓦、马头墙、古民居群/一扇门后的标语/时间，在这里老去/生锈，又泛出生机/古桥垂下枯藤/一条小河，显得过分安静/于青灰的光中穿桥而过”。《有一个村庄》连通村庄的古驿道、河埠以及周围的丘陵、石耳山、山上的云雾共同构成了马溪静谧、古朴的底色，宛如一首古诗，当人们打开老屋的门扉时，似乎也打开了一张储有无限美意的生活草图，又有昭示生命不息的“浓浓绿焰”跃然纸上——花灯亮起来了，傣舞跳起来了，“晒秋”的人们“着迷于看得见的生活”，老街上的石雕图、木雕图和砖雕图记载着时光的模样，映山红、茉莉花、野桃树连田野鸭和白鹭，让大地的景象瞬间生动起来：“春风吹来热焰/细雨中，红光闪亮、花朵醒来/河山陷于沸腾般的眩晕”。《映山红》“序曲”与“风物”的衔接可谓浑然天成。

有了村庄历史与民俗文化的铺垫，作为主角的“众生”相继登场。木匠、手工缝纫师、播撒油菜籽的女人、大学生村官、卖油纸伞的姑娘、驮柴火的老人、年轻的女老师、走向远方的少年……诗人对这些平凡人物的刻画冷静、客观，既写他们的庸常琐碎以及伴有风霜的命运，也写他们经历了易地搬迁的生活变迁后，及时感时代脉搏搏努力做出自我调适的耐心和勇气。譬如那位80多岁的阿公，“挑着刚收割的谷，在他的便民小店/如果你要买走他的山货/他会拿出手机微信支付让你扫一扫”。《日常》当诗人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在这片热土上的民众“分类塑形”时，深信他们“始终蓄积着应对变革的勇气”。除了不断沉淀的生存智慧，“众生”未来的命运还与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和田园理想紧密关联。须得承认，眼前的家园在乡村振兴与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发生着巨变，然而正是



这种变化为古老的马溪带来了“重生”的可能。如何从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民族记忆”中获得重生？诗人通过对一条河的整体观照，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对遗留下来的古徽州文化进行内涵挖掘和有效传承，并赋予其现代文明的精神养分，唯有如此，才能在阔大的时代背景中绘就焕然一新的马溪画卷。对于马溪民众而言，“你出神地看着这充满奇迹的一切/那时，你确信/万物正长着你喜欢的样子/当暮色渐浓/你对人世的认知和偏爱/呈现一种透明的钢蓝和金黄”。《梯田》而在诗人观察者眼里，“变革后家园遥远的忧伤和重生中的畅想，都将在这里找到源头”，这一理性判断同样来自诗人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刻的文化自省。

王国维提出，主体在面对客体时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实质上这也是田野调查者和书写者的必修原则。生于江西上饶的诗人林莉在书写马溪的原型婺源篁岭时，同样遵循了这一原则，并以“小溪入大河”的编排方式，为马溪的山水草木做出了新颖的脚注。直至尾篇《大河》完成，她为读者贡献了一部崭新的“马溪词典”。

张瑞江的中篇小说《热干面》讲述了一个2020年武汉突然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的小故事。那是一段让全国人民牵肠挂肚的特殊时期，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张瑞江的《热干面》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它同样令人感动。小说写了一个“痴情”的女子，“痴情”正是这篇小说的亮点。

这个女子在武汉开了一家热干面店，丈夫却还在外地做生意一直没有回来，她怀有身孕，独自一人张罗着店面。因为突然发生疫情，面店已经多日没有人来吃面了，这一天，一位油漆工来到店里要吃热干面，她为油漆工做了三份热干面。但没想到几天后她从电视中看到这位油漆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镜头，原来是油漆工感染了新冠肺炎。当女子得知油漆工的患病与那次在她这里吃的热干面有关时，竟充满了自责之心，她每天都在想着怎么帮油漆工治好病。这件事从此成为她的一个心结，这种心结便使得女子呈现出一种“痴情”的状态。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描摹出这种“痴情”的状态。比如她对着电视说，要把自己的好肺给油漆工换上。又如当丈夫准备抽烟时，她不由分说地要丈夫戒烟，丈夫对此很纳闷时，她断然说出“要把我的肺保护好！”又如，她整天想着如何帮助躺在病床上的油漆工，她的丈夫回家了，按说丈夫离家已经数月，她应该十分惊喜才对，可是此刻面对归家的丈夫，她却像一个呆滞的人。作者在这一段情节的叙述中接连重复了四五次“女人呆滞着，一言不发”，足见女人的“痴情”已痴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写到女子在过年时节魂不守舍的神情更是令人感动。她除夕夜守在电视机前，一会儿仿佛看到了油漆工，一会儿又仿佛闻到了油漆味道。在卧室里仍自语着热干面让一个铁汉得了病……总之，女子的头脑里完全被一个油漆工所占有了。

痴情一般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爱情上的痴迷程度，其特点是不管不顾，不受理性的控制，一切都听从爱的支配。可是当一个人的善良被尽情地释放出能量时，其痴迷的状态也会像爱情陷入痴迷的状态一样。张瑞江笔下的女子就是这样一种痴情。这是一种被善良所灼热的痴情。这个女子心地非常善良，她一直牵挂着油漆工。因为疫情防控，她无法当面去帮助油漆工，就买了很多补肺的食物，准备养好自己的肺到时候再捐给油漆工。当社区解封后，她即刻就想办法要去寻找油漆工，要给油漆工好多好多的补养品。而当她得知油漆工去世了之后，二话不说，就要求丈夫关上店门，一起赶去油漆工的老

# 被善良灼热的『痴情』

——读张瑞江的《热干面》 □贺绍俊

地接纳了妻子对一件事情的“痴情”，而且还无怨无悔地帮助妻子实现“痴情”，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心中有着大善，是绝对做不出男人这样的大度和宽容的。油漆工的妻子蓝脸女人同样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第一次去热干面店，是要告诉热干面店的女子，她的丈夫因为吃了热干面中毒了。但即使如此理直气壮的事情，她进了店之后仍是“欲言又止，嘴巴噤着”。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索赔，而是要提醒妻子，别再做有毒的热干面了。因此她来过之后不再联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发出善良之光，每一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善良之光也许只是微弱的星光，但众多星星缀满夜空，便是一幅星汉灿烂的壮丽图景。

张瑞江特意将女子经营的面店设计为专门做热干面的店，而且给小说直接取名“热干面”，显然就是为了凸显小说在地域和时间上的特定性——这是发生在2020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时的故事。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别经历，将武汉牢牢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武汉不愧是一座英雄城市，一百年前，一批革命志士在武汉打响了推翻旧的封建制度的第一枪；今天又是武汉率先应对人类首次遇见的病毒肆虐。张瑞江以“热干面”命名其小说，显然有着向这座英雄城市致敬的意思。他通过一位“痴情”女子的塑造，让我们意识到，武汉人民之所以能够闯过病毒肆虐这一关，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善良之心在行动。

2022年秋天，贺贺的画展在广州越秀公园自然和谐艺术馆开幕，我应邀前往。那个午后，我惊异于外表华丽的贺贺，内心居然滋生着那么多绵密的想象和思想。我在她的画展看到了一个远超出绘画之外的世界，一个关于美、关于文学、关于哲学，乃至关于一切艺术的庞大时空，看到她对于艺术的各种阐释和解构，自然，也看到了她的野心。

贺贺的画作，多被她赋予文学和哲学思维的抽象表达。一张五官留白的肖像画，旁边的配文是：“我的视线聚焦处 一场场哑剧在此时空偶然上演又落幕 我是这时空唯一的观者。”这令我想起古老的哑剧艺术，贺贺如同一个“无言的诗人”，通过画作将生命的虚无本质以及感觉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观者。史铁生也说：“无言是对的。”在庞大未知的命运面前，在不确定的大人生路途中，在喧嚣纷杂的世俗事务里，唯有无言可以对抗一切苦难和虚无，生命也终以无言作结。一群不规则排列的圆点，配文是：“在时间中的消亡让人在时间中成熟……”贺贺仿佛特别钟爱“时间”这个命题，她的多数画作都体现着关于时间的意味和建构，从《时间在空无里发出静静的震颤》到《小心翼翼拨开时间的外壳》，无不如此。时间是一个亘古的哲学命题，优秀的文学艺术的思想内核，也多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贺贺真是深谙此理。贺贺给我的惊喜远不止于此。渐渐熟识后，我很快发现，贺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女人”，抑或说“侠女”，秉性大气。一切源于她身上的书卷气，那种流于内而溢于外的书香之况味，令人心生尊重。

我后来在她的散文《自画像》中确证了自己的判断：“若问这世界上什么是我的最爱，我可以不用思索毫不犹豫地说是什么。这已是跟随我多少年，幼时开始的热爱。年少好动的我只有书能让我迅速沉静下来。”《自画像》是散文集《青虫》里的一篇，写得颇有韵味：“画了不少画，一直没想过画自己……很喜欢一句话，近乡情怯。短短四字，包含回乡者太多的心路历程和情绪，欲言又止，激动又情怯。这个比喻用在这儿不是百分百地精确，但也有几分相似之处。如何去描绘审视自己？如何真正走近自己？这也犹如回乡情怯。”散文的写作犹如绘画，画家贺贺擅长用细腻的笔触一点一点摹状出心灵的原貌，落笔志意且谨慎，意绪三思又斟酌，力求行文准确而妥帖。一番“自画像”后，写至文末，她的信心和力量便水到渠成：“每个人都期望得到赞许，自我价值的实现被社会认可，这是人的基本需求，我不否认我也有这小小的需要。但我内心是安详的，顺其自然，专注于当下，不虚度此时此刻。怎样的生命状态都是值得的。”多么从容睿智的文字，虽简练却包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想，有这种心态和胸怀的女子，即便脚踏高跟鞋，也能把人生每一步都经营得稳稳的。散文集《青虫》共分三辑：絮语、随笔和文心，并穿插有若干幅意蕴丰富的摄影作品。辑名之间有种层层递进的关系，从碎碎念的絮语，到闲散随笔，再到雕刻文心、内藏诗人的心路历程与阅读机心。

“絮语”飞扬，映照出思想的片刻闪光。读贺贺的絮语，需要一点仪式感。最好是在光影清浅的午后，一杯咖啡，几颗果子，化了淡妆，着一袭裙装，倚窗而坐，徐徐进入阅读。“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这个味道是这方水土上生息不息的人所赋

# 以绵密柔软的梦想 穿越艺术时空

——读贺贺散文集《青虫》 □王晓娜



予的，而人又被这方土地烙上自己的印记。“记忆就像一座远古的城，时光之碎片经年累积掩埋，它在黑暗中沉睡。你几乎忘记它的存在，而在某一刻，你突然如梦初醒，你沉睡的城在别人那里从来都是灯火通明。”“阳光也是有声音的，如果你仔细聆听。”“你的样子就是隐藏的线索。”这些描述“当下”状态的絮絮之语，可能是贺贺平时随手记下的灵感片段，它们在某个时刻从她脑中或眼前倏忽而过，不抓紧记下，便了无痕迹，再无遇见和重逢的可能。但这又绝不同于普通的生活絮语和牢骚，而是带着思考的意蕴，闪着思想的光芒。“你沉睡的城在别人那里从来都是灯火通明”，“阳光也是有声音的”，“你的样子就是隐藏的线索”，这些如哲思一般干净阔达的语言，既有视觉、感觉和听觉的打开，也有时间和空间的重叠演绎，值得读者细细品味、研读。

“随笔”在场，透着日常生活的质感。这一辑多聚焦于日常生活，如《黑桃》《饭局》《一个人的旅途》《书店》《北方的秋》《豆丁》《鸣琴》等，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一个立体多维的贺贺及其生活，以及她对于文学艺术世界的丰富想象和表达。《车库里的演奏》写她偶遇一位退休大叔在光线晦暗、空气污浊的车库吹萨克斯的情景和经历：“我与他告辞，他继续吹奏，光影绰绰的光影中，他成了一幅黑白的剪影。萨克斯之音在他周围往空中发散，不断延伸扩展，存现在听力所及之处。……人生总要去往意义归去，但每一段的生命都要保持精彩和持续的意义与激情，而这种生命是值得的，也会闪耀自我光芒。”音乐是时代发展进程中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是人间或悲或欢的心音，作者在文章中有点明大叔吹的是什么曲子，但那流淌在车库里的乐声却给了她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昭示。《一个人的旅途》中有这样的句子：“声音里有绸缎的温暖和温软抚摸着，有花的馥郁之香。有些人的声音不会随生命和岁月流逝，自成一永恒。”什么叫声音里有绸缎的温暖和温软，有花的馥郁之香，什么叫时间的永恒，如何在声音中抚摸到绸缎的温暖和温

软，闻到花的馥郁之香，这是一个作家对文字、对世界的敏感性，是一种天赋，也可由此看出，贺贺曾阅读了大量的散文名家作品。在绵密的想象中理性飞翔，以柔软的文字承载哲性的思考，不得不说不，她的写作是有野心的。

“文心”玲珑，她在孤独中与文字相遇、相知和相处。贺贺在后记中说：“作为艺术家，我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室里进行绘画创作。艺术是孤独的，艺术家也是孤独的，但文字悄然成为我的秘密伙伴，它每天都与我对话，我也向她窃窃私语，它是我在表达与倾诉的通道。我对世界的看法与领悟全然交付与它，我把它当成我最信赖的朋友，它也帮我在这世界构筑另外一个——绘画之外的存在世界。”贺贺提到了“孤独”与“存在”，这两个哲学关键词，同时也是两个文学母题，在孤独的时间中存在，在存在的虚无和徒劳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亘古永恒的主题。“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年的阅读经历和积累给了贺贺丰赡的馈赠，促使她一直思考，例如《谈J.M.库切的（耻）》：“父母与子女的界限，这是古老的话题，冲突是必然存在的……孩子的成人预示着他们已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与人格。如果爱常包裹着父母的干涉，越过的一定的界限就是爱的枷锁。”《喜欢苏珊·桑塔格》：“喜欢苏珊·桑塔格就像喜欢波伏娃一样……她们的书写，她们的思想言行，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表征。然而又超越一个时代，她们是世界文化史无限延伸发展线索上的其中一章节。”不难看出，贺贺的写作是力求深邃的，字里行间既有对生活的热切关注，还流淌着经年的阅历积淀和冷眼思考。那一颗对世事敏感和“不安分”的玲珑文心，通过绘画、阅读和写作，被她打磨得日益成熟圆润，进而尝试向更多维度和深度跋涉。

“往高处伸展”，是《青虫》里的一张摄影作品，生于钢筋水泥城市里的草本植物，拼命地往上生长，呈现出蓬勃之势。贺贺对于绘画和文学艺术的探索正如此般，她自由地阅读摄取着多学科的营养，以女性绵密柔软的梦想穿越美妙的艺术时空，如一场华丽的生命起舞，每一步都走得美丽从容又乏力。远观贺贺，会以为她是一朵精致婀娜的玫瑰；走近她，会发现她其实更像一束玲珑脱俗的百合，每一朵都绽放得不同，且是不断地散发着清香的，是追求高雅的。优雅、高贵、知性，据说贺贺对于着装的要求，依我看，她对于绘画、写作和生命状态的追求，也不外于此。在《青虫》艺术的腰封上，印着这样的文字：“万物众生与自己的和解。”不得不再次感叹一句，将“万物众生”放在“自己”之前，将内心的敬畏作为神祇，怀着如此情怀写作的女子该是多么聪慧！

# 守住心中的惠风和畅

——《不如风雅过生活》略评 □闫卫星

作为米希雅的《不如风雅过生活》最早的读者之一，我被感染、熏陶、陶冶，心中生出与美文意境相契通的感情和共鸣，愿意把感受分享给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美、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和一切美好的东西的人们。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城乡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化。读《不如风雅过生活》才突然明白，原来变动的只是表层，深层的民间信仰和生活方式礼仪，依然传承着千百年的习惯。而且，这些似乎平淡无奇，为最普通的农民、城市居民所操持、饮食、使用、居住的仪规、食物、衣饰、建筑，一经米希雅的妙笔，便意境葱茏、活色生香，渗透着文化和乡愁。通过充满着艺术气韵的文字，“夜来幽梦忽还乡”，才发现自己的家乡，那一方黄土高原上的盆地，原来如此美丽缠绵。乡愁不仅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是此山此水此地中的人、物、事、情、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双发现乡愁的眼、一颗感受乡愁的心和一支如乡愁般深切清丽婉约的笔，有此，则遍地风雅，日日风华，时时风月。

乡愁在深层，是对于文化的爱与眷恋。而风雅地生活则是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愿望，是中国文化最美好的地方。《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士自不待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就是风雅生活之最初者，而且为此赋予哲学意蕴，即心灵情绪的高度和谐自如，客观事物、主观认知、情绪状态的高度合一。于外，可能是一饮一食一器一物一花一果，于内，却是心灵与人格的高峰体验。唯此，人生处处皆佳境，清风明月伴我行。《不如风雅过生活》中的每一篇，都渗透着这样美妙的人生境界。而最美好之地，当在江南。

今日之长三角与昔时之江南，地理虽一，文化与生活的感觉却天壤之别了。国际大都市、长三角一体化、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商品城……汹涌而来，无不昭示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时不我待、功名利禄，传统江南的杏花春雨、小桥流水、鸡声茅店、烟波画船，越来越远了，最多成为人工打造的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游客匆匆而来，微信扫一扫，提伴手礼



而去。米希雅却在苏州小巷里、绍兴蓝印花布上，发现了依然遗存的“风雅中国”。而她叙写这些浸润着文化气象的事物，所用也是宋词风格意境。

我一直以为，宋词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体。无论豪放派还是婉约派，流淌在文字间的，是对人生无限的爱、思索、感怀，对于外界事物的心理投射、情感观照，而最终达于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之境界。无论“昨夜西风凋碧树”，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抑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每重境界，无不感情深致、彻入骨髓，令人反复吟咏，一唱三叹，掩卷有思，三日不绝也。《不如风雅过生活》中的美篇，即到达如此层面。作者是今日之市场经济大潮下出生成长的青年，身影面容修，却仿佛古之女子。以古人之心，品今日之事，所品者，自是中国传统文化承载之最集中者，如茶、如布、如书、如画，如思、如诉。

魏晋是发现美的时代，发现了容貌之美、衣食之美、言论之美、行状之美、文游之美、艺术之美，这些美贯注着中国文人雅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是公余休息日郊外雅集时所产生，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有如此不朽精品。“长恨此生非吾有，何事忘却营营”，人生在世，外在操劳自然难免，却可守住心中的惠风和畅，体味尘世的美好，如此，读《不如风雅过生活》便再适宜不过了。